

明月伴我行

□郭树清

住进城市后,难得见到明月。夜晚,五彩缤纷的灯光闪烁,月亮的颜色总是灰蒙蒙的,谈不上有这般诗情和那般画意。

中秋节,回到故乡崇明,欣赏到了月儿那华丽的身影,领略到了月儿那独特的韵味,享受到了月儿那醉人的欢愉。

太阳缓慢地向西飘然而下,天空漂浮的余晖渐尽,白天的热闹仿佛随着丝丝凉意的秋风飘走,渐渐沉静下来。遥望那湛蓝碧透、辽阔高远的天空,月亮宛若含情脉脉的少女,羞羞答答地掀开暗暗的云层,大大方方地探出脑袋,露着笑脸。一群长着长长翅膀的白鹭翔飞着,渐飞渐远,融入月光,融入夜色,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一轮明月从东方缓缓升起,给大地投下明亮的光辉,点燃了蓝色夜幕,村庄和田野在皎洁的月光下静静地伫立,清清的溪水潺潺流淌着,泛着银色的波光,轻柔娇媚,格外惹人醉。一排水杉亭亭玉立,在月光下摇曳生姿,或幽深或雅静,婀娜多姿,风情万种,美不胜收。河沟边的草木植物,似盖了一床湿漉漉透明的银被,安静地睡着、梦着。房前屋后蟋蟀欢歌,田间地头秋虫鸣唱,汇成了一组生动而自然完美的交响乐……聆听着,心灵也随之飞扬。

夜深深,月儿徐徐上升,月色更加圆润,乡野在月光下愈见清晰,村庄仿佛浸醉在如水般的月色里,空气中弥漫着稻花清香,时而浓郁,时而淡雅,沁人心脾。极目远眺,农舍和树木由虚而实,由实及虚,在秋风和月光下飘飘摇摇、闪闪烁烁、苍苍莽莽,有着几许神秘气息。沐浴明月的清辉,真是分不清哪里是人间,哪里是画境了。

小时候,在崇明农村长大,当时岛上贫穷落后,交通不便,加上没有通电,照明用煤油灯,田间农活全是手工操作,劳动时间长,强度大。于是,经常利用夜间在月光下浇地、干农活。夜间走路,连自行车都没有,完全靠两条腿。然而,缘于岛上空气纯净,没有污染,夜空总是星明月朗。无论走到哪里,月亮总是伴随飘到哪里,一直送回家。正如一首歌词唱道:“月亮走我也走,月亮、月亮您等等我,月亮、月亮您慢慢走……”即使是云雾天气,月儿也是一会儿大大方方地洒下一地银辉,一会儿又吝啬地钻进厚重的云层,别有一番情趣。乡间有句俗语称:“雾云月亮,一夜忙到天亮”。意在朦胧月色下走路,或干活,有那种自在轻松的感觉。这也充分反映家乡人民那种吃苦耐劳的勤奋精神。沉醉在温柔而又迷情的月色里,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时光。

1969年冬,参军入伍,来到了海军北海舰队,分配在舰艇部队,从战士到舰政委,在舰上整整生活了13年。期间,战舰经常出海执行巡逻警戒、护渔护航等战备任务。碧绿清澈的海水,深深浅浅,留下了深深的情感。战舰夜间航行,茫茫大海一片漆黑,皓月在空中,水映月色,月在水中飘舞,是多么让人神往的佳境。海风吹过,满眼翠浪银波,晶晶晶亮的明月伴着波涛声,仿佛与水兵们交流思想,抒发情怀。此景此情,月与涛声,寂寞的海上生活增添了一分诗情和画意。

明月醉人,明月伴我行,神州大地,每一寸土地钟灵毓秀,人杰地灵;每一处月色,映照出河山的秀丽,尽情展现着大江南北不同的景观,以及倾注着同样真挚的祝愿和情思。月光飘洒着,月色氤氲着,令人陶醉,令人神驰。其实,每一个人,只要心中有明月,那么处处皆明月,夜夜皆明月。

我每晚必看中央台“走遍中国”节目,在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,了解各地风土人情,欣赏其逸闻趣事,甚是过瘾。有一辑,说的是有一个山村里,有位老板养毒蛇,(蛇毒液在国际市场上,其价值超过黄金几十倍)他在配合中央台摄制组摄影的过程中,不慎被“五步蛇”咬伤,同事给他简单包扎后,他快步朝山村里跑去,找到村中专治蛇咬的黄老伯,只见黄老伯口含烈酒,低头直接用嘴在伤口上吮毒,后又上山采草药,揉烂后,敷在伤口上,伤者终于无恙。(摄制组展现其整个过程)这一幕,让我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四十年前,我的亲妹张桂花被毒蛇咬伤,经蛇医施仁术后恢复的全过程。

那是1974年农历8月间,我在西宋村“三代”店工作(代购、代销、代收),突然,有人大声叫我,说:“闯穷祸了,你妹妹被毒蛇咬了,你快去看看!”我一听,与店中伙伴一声招呼,拔腿就走,到家见小妹脸上冷汗直流,她是在田间拔稗草时,被上海地区唯一的毒蛇——蝮蛇(俗称“灰段背”)咬伤在脚背上。我们簇拥着她找到

了村中的土蛇医“阿四”叔,他也是口含烈酒,俯下身子,直接用嘴吮毒,捣鼓一阵后,阿四叔说:“伤口比较严重,周围已肿。我这里没有蛇药,你们还是要出去看。”并介绍了金泽下塘街有位老太太会看蛇咬。父、母亲一听急了,父亲连忙到南浜摇了一只小木船,我找来布条将小妹的伤腿扎住,与母亲一起,扶着小妹到木船舱里,母亲照顾她。父亲“把”橹,我“叉”桨,小船如箭一样射出村去,摇过朱舍荡、钱盛荡、任屯荡三只波翻浪涌的大白荡,一个多小时后,小船终于挽进金泽小街,停靠在下塘街河埠头。我们找到了看蛇咬的钱老太,那老太也不望、问、闻、切,只是从柜子里拿出一张旧方子,用处方笺照抄一遍,收了钱后,嘱咐药后回家煎服。我顿时一阵腹诽,认为那是一张死方子,可能无作用。不幸,被我猜中,小妹服药后,无任何作用,一天一夜后,人发起高烧,伤口从脚背肿到小

蟹不能只只捉篓里

□高明昌

老家后面五十公尺有一条小河。记忆中,那条河是我们孩童时的玩伴,河提供给我们的乐趣很多,其中一项活动就是捉鱼。最简单的是摸鱼,夏日里,我们闭气潜入水里,认定树桩的底下有鱼,就将手探入进去,里面的鱼儿见了人的大手,兀自乱窜,乘机就往洞外挣脱。有些桩洞特别深,手的长短够不到洞底,小的鱼就直接从手指缝里逃脱了。父亲说:是要让鱼逃脱一些的,摸鱼就是要捉大放小,小鱼逃脱了,鱼就不会断子绝孙了。

父亲的这个说法,我是能够接受的,但心里总是有些嘀咕,因为鱼是在我手中溜走的,说明我摸鱼的技术不过关。父亲不以为然,他笑笑,告诉我:捉大放小是上代传下来的规矩,是规矩就要照规矩做。

父亲这样说自己也是这样做的。年夜饭,村上要车河捉鱼分鱼。车鱼就是把河水的水抽干,说是抽干,其实河水里水落后就不抽了。我们不明白:一河的水都车干了,为啥不让河见底。我们看见鱼背了,鱼横冲直撞,像射箭,虎口般长的鲫鱼嗤的一个长音就

窜上了河滩。父亲见了,用手掠过鱼将鱼往水里送。那时的我们,一直不清楚大人何何有意放鱼一条生路。父亲说,捉鱼也要讲究道道,这样捉鱼就可以一直有鱼捉,一直捉得到鱼。父亲只言片语的解释是有道理的,但道理在哪里?

有许多道理都是需要体验才会感知的,而感知需要机会。读大学的第一个暑假里,父亲提议摸蟹去,是到河西面的河里。西面河的水岸边上长满了芦苇,芦苇根根向上又根根笔挺,芦苇间隐约看见鱼儿穿梭,父亲说这样的河里,鱼在水面蟹在水底,蟹肯定又大又多,但我们不摸鱼只摸蟹。

下得河后,我跟在父亲的身后,父亲绕开芦苇在滩边摸索,摸到蟹洞了就叫我去,拉过我的手让我的手顺着他的胳膊摸去。蟹洞平整光滑,直挺不弯曲,与河岸成四十五度斜角,手指并拢后将手伸进去,到洞底时要张开状,如有异物碰掌心手掌要立即握紧,这样就捉住蟹了。按照父亲的说法做,蟹真的摸了不少。有些蟹洞的洞底比较大、深,我想叫父亲摸。父亲说,不摸

了换个地方换个洞摸。我不明白:父亲明知道住这样洞的蟹,一般都是又大又肥又聪明的蟹,为啥不摸。父亲笑笑:蟹是不能只只捉篓里的。

蟹为什么不能只只捉篓里。父亲是说不出艰深的道理的,父亲只是在自己感知的道理里规范着自己的行为。晚上吃蟹时,我将父亲不愿意摸蟹的事情告诉了母亲。母亲听后说,对的,做什么生活都要手下要留情的。今年摸光了,明年摸啥,吃啥?不摸,是留点蟹种。母亲有些严肃地告诉我:做孩子,心要软,心要平。

母亲的话都是事例,也都是事理,那留种的话语我听得进,因为我每年都看见:家里不管稻谷,麦子,甚至黄瓜,西红柿,包括茄子,母亲都是留种的,而且都是挑长得最好的留下来的,这些种子天亮晴的时候,母亲一直欢喜晒晒它们的。我想蟹也如此,鱼也如此。鱼,因为逃脱了,明年还会有鱼;蟹因为留种了,明年还会有蟹。生活中,我们许多的事情都是只顾眼前不顾眼后的,所以生活同样给了我们颜色看的。

井冈山行吟

□莘小龙

1

黑夜是多么的漫长
你坚信一定来天亮
狂风呼啸
雪花飞扬
你依然挺着胸膛
历尽刺骨的寒冬
生长出无限的明媚春光

2

这片枯了又绿的大草坪
迈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
几座灰旧的青砖瓦房
仰望着遥远的浩瀚星空
瑰丽的田园风光
巍峨的群山
神奇的松峰顶望

激荡着朱毛的英雄奇想

3

冬季的天空全是袭人的寒气
小井这块坚硬的土地里
流淌着红军战士滚烫的血液
墓碑是那样的刚毅
翠柏是那样的整齐
擎着火红的旗帜
捧着洁白的纸花
呼着铿锵的誓词
缅怀崇高的敬意
寄托不尽的哀思
追寻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

4

八十多年前

这里是激烈的战场

沾着毒的竹钉
只钻敌人的脚板
布了阵的石头
只砸敌人的脑额
噼噼啪啪的鞭炮
轰隆隆隆的炮弹
排山倒海的呐喊
丧了敌人的胆

八十多年后的今天

浅浅的战壕诉说着
这里曾经是硝烟弥漫
茂盛的松树林守卫着
这片抒写光荣历史的疆场
雄伟的花岗岩石碑警示着
永远不能忘记烈士们的无私奉献

蛇咬

□张清

腿,流着血水,瞳孔也似乎也有些放大,再这样下去,眼看有生命之虞。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团团转。

正在此时,我的一位好友——插队在我村的知识青年冯正刚,闻讯后跑来我家,说是在蒸淀公社画毛泽东主席像时,(此君出生于朱家角书画世家)得知当地有一位小有名气的蛇医“阿孝度”(不知姓什么,反正人人叫他阿孝度),诊治毒蛇咬,别有一番功夫。我听说后,连忙联系大队轮船驾驶员诸爱法,老诸爽快答应。迅即将轮船开到西宋村东白荡,冯正刚坚持要领我们去,我和他一左一右搀扶着小妹到轮船上,一阵急驶,顺利地找到蛇医“阿孝度”一位慈眉善眼的老人。他是公社五包户,对于前来就医的伤者,不收一分钱。我看见他低矮的屋里,有一只竹篓子,几条蛇正绞在一起,发出咕咕的叫声。他一见我们,就热情地叫我小妹坐下来,拿出一把手术刀,在小妹的

伤口上戳划,流出许多紫黑色的血水,老人用一口烈酒,均匀地喷洒在伤口上,立刻,一阵酒香,老人又含了一口酒,俯下身子,用力吸一口,吐一口,再含一口酒,再吸一口,再吐一口……痛得我小妹紧蹙双眉,哼哼有声。我见他如此作为,心中却是一泰,小妹有救了!好一阵忙碌后,老人拿出自己配制的蛇药粉,洒在伤口上,另外又包了一包,叫回去后翌日再洒伤口;再拿出几丸药,当场叫小妹服下一粒,吩咐:“一天一丸,如明朝‘烧’不退,肿不‘瘪’,一定记着,还来找我。”父亲见他如此救人,一定要拿钱给他,老人死活不肯收,真诚地说:“我在旧社会是个蛇乞丐,人见人嫌;是新社会收留了我,人民政府用公社五保户的待遇对待我,居有房,吃有粮,逢年过节还有人来送礼,我知足了。用我的一技之长,还报社会,还报政府。再说治伤救命,也是在积德啊……”

果然神奇,小妹回家后,第二天烧退了,肿瘪了,将息半月有余,又欢蹦乱跳到生产队里劳动去了。父亲甚是感激,通过几次通信,他俩也“熟”了,在几次诚邀“阿孝度”到我家做客,未果后,父亲将畲泥难得到的鱼虾,自留地里的农副产品,“攥了”一些,带着我和小妹,去看望小妹的救命恩人阿孝度。俩人一见面,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攀谈起来,据老人说:他每治好一个蛇咬者,自己都要生一场毛病,可能蛇毒多少都会吸进去一点。他感叹着说:“自己这个活,一是脏,二是多少要受些蛇毒,三是讨人嫌。所以公社几次派几个小年轻来学艺,自己一个都没有留住。眼看这门救人性命的绝技就要失传了啊……”

今天,在当地农村,不要说是毒蛇,就是一般性的“青小蛇”“赤练蛇”都难得一见,蛇医更是渐行渐远。然而四十年前小妹蛇咬被人救的往事,常常提醒我,人生路上,要像“阿孝度”那样,懂得感恩,懂得行善积德,人间才能多一些爱,多一些温暖,多一些和谐,多一些光明和希望!